# 倪匡：一笑风云过

7月3日下午，香港著名作家倪匡离世，享年87岁。

倪匡，原名倪聪，字亦明，1935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，籍贯浙江宁波。他与金庸、黄霑和蔡澜并称为“香港四大才子”。

1962年，在金庸的鼓励下，倪匡开始用笔名“卫斯理”写小说。第一篇小说名为《钻石花》，在《明报》副刊连载。至第四篇小说《蓝血人》起，卫斯理系列小说正式走向科幻系列。

倪匡的武侠小说以《六指琴魔》为代表，想象奇特。他也曾在金庸出国期间代写《天龙八部》连载。1972年，倪匡参与香港功夫片《精武门》编剧工作，为李小龙塑造“陈真”这一经典形象。2012年，倪匡获得第31届香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。

### 在乎不在乎

倪匡真的什么都不在乎。他说网上到处都能免费看到自己的作品集。“好几个网站，还给我排序，还有八部伪作！”提到这件事，倪匡居然兴奋不已，“伪作写得很好。年轻人有那么好的才能不自己去写，要去写卫斯理的伪作，太可惜了！卿本佳人，何必去冒牌别人去写小说呢？”一丝愤懑都无，全然是惜才之色。

他也毫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。在许多网友看来，他的“科幻小说”更接近“玄幻文学”，也有人觉得与伊恩·佛莱明的007系列、日本田中芳树的传奇小说类似。不少读者还专门质疑过书里的科学成分，在论坛上吵得天翻地覆。他知道后哈哈大笑说：“他们说我的小说不是科幻，我也不追究，我只懂得写好看的小说。”这不禁让人想起他自传《哈哈哈哈》里提到的一段往事：

当年《地心洪炉》在《明报》连载，有一段讲卫斯理从飞机上掉下南极，见一只白熊跑来，便把它杀了，剥皮取暖，吃肉充饥。有读者来信骂倪匡：“南极没有白熊！南极只有企鹅！”从来不理读者的倪匡漠视之。结果这位读者每天一封信，越写越长，说他不负责任，要他解释，否则再写下去就是厚颜无耻。倪匡很火，在原本250字的专栏上，用大字体只写了两句：“XX先生：一、南极没有白熊；二、世上也没有卫斯理。”

但他其实也在乎。他说：“几代人在看我的书，现在还有十几岁的小孩追上来找我签名。”

### 汉字写得最多的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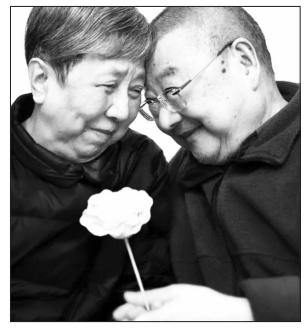
刚到香港时，倪匡做一天两毛七日薪的建筑工人，闲暇他看工友读报津津有味，扫了一眼那连载小说，扬言“这个我也会写嘛”。

在写作上，他的勤奋又无人能及。他当年自称“自有人类以来，汉字写得最多的人”。有几年时间，他一天写两万字，同时为12家报纸写长篇连载，从不拖稿。一本10万字的小说，10天杀青。他说这叫“专业操守”。当年《明报》把一捆捆的稿纸送到他家，一直堆到天花板。儿子倪震去国外读两三年书，回来那一屋子的稿纸已然殆尽。倪匡硬生生在百花齐放的香港武侠小说时代，另辟了一条科幻奇情的蹊径。

剧本创作也如此。邵氏400多部武侠剧本，有261部是他撰写。加上台湾、东南亚其他电影公司慕名而求的，因为合同问题未拍摄的，总共561个之多。倪匡写剧本速度令人咋舌，三天就能完结，曾被制作方质疑快工出糙活，后来他坚决捂到一星期再交货。

倪匡的多产，似乎只能用“天赋”来解释。早年辍学北上的他，只有初中学历。后来他参加台北的文学座谈会，与好友三毛相邻而坐，与会者都是镶金边的硕博。临到倪匡自我介绍说只有初中学历时，台下一片哗然。三毛理直气壮地接话“我小学毕业”，两位好友相视莞尔。

但倪匡却把这种“天赋”，归结为愚笨造成的无可奈何：“我也没有其他的本事，其他的工作能力都没有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笨的一个人，什么都不会。”


倪匡夫妇

2004年倪匡突然感到字句困顿，灵感殆尽，磕磕碰碰完成后，甚不满意，索性把书名改成《只限老友》，怕读者“读了以后骂娘”。这也是横行几十年的《卫斯理》系列的第143本，温宝裕以“消减大量人口以拯救地球”之名，邀请卫斯理和一众主角离开地球。从此卫斯理隐遁在宇宙中的光怪陆离，无人得知。倪匡也“随遇而安，斯真隐矣”。

### “三艺老人”

倪匡和倪太在1992年飞去美国旧金山定居，做了14年山中宰相。他从未曾起念近处游玩，唯一的出行，就是驾驶一辆美国残疾人三轮车，去菜场买食材。

在美国的宅男时光里，倪匡每天除了悉心烹制一日三餐，就是摆花弄鱼，间闲写作，自称“三艺老人”：“厨艺第一，园艺第二，文艺第三”。家中的四个冰箱都满满当当装满食材，他还要求倪太给他买一个大冷冻箱——倪家约法三章，倪匡的稿费和倪太一人一半，去美国前，倪匡的那一半花天酒地千金散尽，所有支出自然都要得到倪太的审批。倪太拒绝了倪匡的请求：“我当然不肯，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天发起神经来，不会自己躺进去。”

“三艺老人”就在美国，学会了用电脑看新闻，写作、回邮件。在华人电脑专家粉丝的帮助下，他还学会了声控写作。每天勤加练习，不断加新词语存储，最后电脑已经不能识别标准国语，已然习惯了倪匡的风味国语。

晚年倪匡不再写书：“现在没人看书了，看书也不买。靠从前的版税，半年下来不够付外佣一个月工资。但我写了几十年稿，赚了很多稿费，够我们俩用了。老年生活简单，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，小孩子才会有购买欲。我们现在吃药的钱比吃饭的钱多。才看完医生，医生连什么病都不知道，说切一块去查查，我说不要切了，我那么老了，查出来不治之症，也不会医。人最圆满就是醉生梦死，我现在听到哪个人坐在沙发上睡着猝死，不知道多羡慕。”

一笑已经风云过，人间再无卫斯理。（综合自7月3日微信公众号“半岛都市报”、《南都周刊》等 美亚等文）

# 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”胡海岚

·周 洁·

6月23日，欧莱雅企业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行的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”颁奖典礼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。表彰了三届共15位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”（2020、2021、2022），30位“最具潜力女科学家”（2020、2022）。其中，来自中国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院院长胡海岚教授（见图），因其在社会和情绪神经科学方面的重大发现，获得了2022年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”。她是目前全球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，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七位中国获奖者。

### 新一代抗抑郁药物的研发

大概10多年前，耶鲁大学大学院的临床医生意外发现，在传统外科手术中承担着麻醉剂作用的氯胺酮，还可以被作为兴奋剂使用，在一个很低的剂量下，还可以起到非常快速的抗抑郁效果。

2018年，胡海岚和她的团队开始对氯胺酮进行进一步研究，希望了解抑郁症本身的机制——他们发现，大脑当中有一个很小的核团，这个核团非常小，但它在介导负面情绪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，他们将其起名为大脑的“反奖赏中心”。

抑郁状态下，这个小核团内的活动产生了异常，换句话说，它进入了特别高的放电状态，而“反奖赏中心”的过度激活，导致对大脑奖赏中心的过度抑制，进一步阻碍了大脑产生多巴胺、五羟色胺这些和快感以及奖励感受相关的化学物质的分泌。胡海岚认为，这或许就是人之所以抑郁的原因。

同时，胡海岚团队也发现，氯胺酮起效迅速的原因，是因为它能够很快地阻断“反奖赏中心”的过度放电，从而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，起到快速抑制抑郁的作用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们还发现了两三个新的不同的分子靶点，它们可以作为潜在的抗抑郁药物的靶点。

如此一来，科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这些研究成果设计和寻找更好、副作用更小、更安全的药物，因为氯胺酮虽然起效迅速，但极易成瘾，副作用同样明显。

令人高兴的是，在胡海岚团队在这一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第一天，他们就已经开始了转化应用的研究。

据胡海岚介绍，目前的研究跟应用相关的方向有两个，一个是跟国内外其他的实验室合作，希望对氯胺酮在分子结构上进行改造，保留它抗抑郁的作用，去除它的成瘾性或者其他的副作用；第二个是做靶点的拓展，至少有一个分子靶点和氯胺酮的靶点都是在同一个通路里面起作用，科学家们预测阻断这个靶点之后也会有抗抑郁的效果，两三年前，团队已经和临床开始了合作，通过老药新用的思路来治疗抑郁症。

胡海岚表示，药物研发不应急于求成，但我们应当保持乐观的态度，因为理解疾病的机制也就是跨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

### 毅然回国

胡海岚成长于山水秀美、人杰地灵的江南，她在杭州二中就读期间，带教的物理老师、生物老师对她的成长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，引导了她最初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。“中学时代我擅长的是数学和物理，上大学后，我开始了对脑科学感兴趣，尤其是有一本书叫《从神经元到大脑》的书，让我意识到大脑当中的很多信号是以电信号传播，是可以被观察、被记录，被改变的。这一认知，让我豁然开朗，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探索的方向。”胡海岚说。

从北大生物系毕业后，胡海岚和身边的大部分同学一样，选择了出国留学，继续深造。“当时的环境下，初衷就是到国外学习最新的技术和知识，可以做最前沿的科学研究。”2008年前后，胡海岚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，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到祖国呢？胡海岚没有太多犹豫，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“一方面，当时中国的科研发展蒸蒸日上，科学研究的学术环境也正在形成和成熟；另一方面，我的亲朋好友都在国内，我更适应国内的生活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回国是很自然的选择。”胡海岚说。

### “世界上最好的职业”

在胡海岚看来，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，因为国家和社会资助你，让你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。

不过，从大学时代到博士后期间，胡海岚也曾几度面临学术方向的转折，“也有机会跟在老师的后面亦步亦趋，生活在舒适圈中，但在科研的过程中，我逐渐确定自己的兴趣点是动物的行为以及它背后的脑机制。尽管转向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，因为很多的技术需要重新学习，几乎是从零开始，但当科学家面临一个未被开垦过的科学领域，里面的问题重要且有趣，你很难不被吸引”。

胡海岚进一步补充：“情绪问题在当下还有重要的社会意义，因为情绪相关的疾病，包括抑郁症，已经影响了很大比例的人群。”

世界需要科学，科学需要女性。作为“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”的获奖者，胡海岚也想告诉更多人，在科学的真相和事实面前，不同的性别都是平等的。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，从事科学工作最重要的素质是韧性。（摘自7月2日微信公众号“新民周刊”）